

重庆古建，镌刻在巴山渝水间的乡愁

□赵迎昭

夜幕降临，江风拂面。千厮门嘉陵江大桥人行道上，视频博主倩倩正在直播。她左手紧握手柄，右手指向渝中半岛，提高声调：“看，洪崖洞！”

这是今年元旦假期发生的一幕。洪崖洞，一个每逢节假日便“热”得发烫的地方，元旦3天假期共接待游客13.5万人次。毋庸置疑，游人钟爱洪崖洞，就是冲着它蔚为壮观的吊脚楼建筑群来的。而这样的建筑风格，是由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的。

源远流长的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这条大江横贯重庆全境，在它的滋养下，吊脚楼、移民会馆等各式建筑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不仅为这里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居所，更成为一张张重庆的金名片，彰显着这座城市厚重的文脉。

奔涌之江

造就坚韧顽强的建筑秉性

一条大江，养育了重庆儿女，也造就了重庆民居依山傍水的特性，使其坚韧、顽强地挺立于山水之间。

历史上，巴人喜欢依山靠水而居。元稹写给白居易的诗《酬乐天》有句：“平地才应一顷余，阁栏都大似巢居。”元稹自注说：“巴人多在山坡架木为居，自号阁栏头也。”阁栏就是干栏，也就是吊脚楼。吊脚楼，代表了古代巴人对崎岖不平地势的亲密回应。

如今，酉阳龚滩、綦江东溪、江津中山等古镇仍保留着古代木构吊脚楼的传统样式。屋宇重叠，柱脚吊下，廊台上挑，古道盘旋，榕树庇荫，呈现出山地建筑特有的空间层次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吊脚楼在重庆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洪崖洞就是经典一例。曾几何时，洪崖洞的吊脚楼在风雨洗礼中变得沧桑。但是，它们仍然不失为一部活态的历史档案，彰显着巴渝先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

“传统吊脚楼主要的建筑材料是木头。几番权衡之后，我决定规避木头易腐蚀、易着火的弊端，采用GRC(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复合材料，用现代手法建一座展现巴渝文化的吊脚楼。”“洪崖洞洞主”何永智说。2006年，历经重重磨难，洪崖洞涅槃

重生，让游客在繁华都市中品味到渝水乡愁。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重庆吊脚楼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毅说，洪崖洞脱胎于吊脚楼，但又超越了传统的吊脚楼，“洪崖洞分为11层，高达79米，沿嘉陵江全长约600米。传统吊脚楼中没有这样大开间、大跨度的‘高层建筑’。”

十八梯经典的吊脚楼形态也受到瞩目。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延续了原有的“七街六巷”街巷格局和肌理，吊脚楼的悬挑阳台和屋面层层叠叠，宛若一幅立体风景画。自2021年9月30日开业以来，许多市民游客来到十八梯重拾山城记忆。

移民之江

成就异彩纷呈的建筑华章

一条大江，促成各种文化在巴渝大地交相辉映，让重庆建筑形式变得异彩纷呈。

重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之地。今天的重庆人，十之八九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代。在移民潮中，会馆应运而生，成为落户客地游子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家园。清代西南地区的会馆有“繁不胜举”之称，正所谓“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

放眼巴蜀大地，重庆是会馆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究其原因，重庆作为长江沿线主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是湖广移民沿长江水路入川的必经之地。

重庆现存的会馆中，位于渝中半岛长江之畔、紧邻东水门的重庆湖广会馆最为恢弘。它由高墙环绕的禹王宫、齐安公所、广东公所三大会馆组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会馆建筑群，已在江边伫立近300年。

进入重庆湖广会馆，高大巍峨的禹王宫映入眼帘。禹王宫面向长江，依山而建，上下高差达十余米。史料记载，当年建设禹王宫所用木材，均从楚北运来。宫中，奉祀着一尊高达5米的大禹雕像。

“湖广地区多水患，湖广移民祭拜大禹，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舟楫平安。”周毅说。让这位重庆土生土长的建筑师感触颇深的是，湖广地区的会

馆通常是在平地上展开布局，而重庆湖广会馆却因地制宜，建筑群落和山势完美结合。中国文物学会会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赵速曾指出，湖广会馆的风格和特色不仅体现出移民们对故土的留恋与热爱，同时也表现出移民者对巴蜀地区的接受和适应。

重庆湖广会馆的封火山墙也颇具特色。重庆本土民居朴素简洁，一般没有封火山墙，而且传统封火山墙多呈阶梯式对称造型，重庆湖广会馆的封火山墙则多为曲线，连绵不断的封火山墙依山势而下，蔚为壮观。这些封火山墙和美不胜收的建筑装饰，给重庆建筑注入灵动气息，增添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元素。

湖广移民还将先进的建造技艺带到了乡村地区。如江津真武场的南华宫(广东会馆)、天上宫(福建会馆)和万寿宫(江西会馆)等，各种建筑的交融，碰撞出巴蜀建筑文化的崭新乐章。

文化之江

铸就厚重绵长的建筑底蕴

一条大江，文脉延绵不休，为重庆建筑注入精神之魂。

历史上，一大批名人曾经驻留巴渝大地，并留下璀璨诗篇，重庆古建也因此更加厚重。

云阳博物馆教育展陈部主任肖京，曾在云阳张飞庙做过20年讲解员。她说，张飞庙是为纪念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张飞，由云阳民众自发修建的，相传始建于蜀汉末期。它依山就势，沿长江一字排开，将北方建筑的雄奇与南方建筑的俊秀融为一体。

历史上，因为战争、洪水、火灾等原因，张飞庙不断毁损，云阳民众怀着虔诚之心，一次次重建张飞庙。在三峡库区地面文物搬迁中，张飞庙从长江下游32公里的老庙搬到了新家，与云阳县城隔江相望。

古人为何将张飞庙建在长江边上？肖京说，长江自古便是交通要道，但是，长江上游水急滩多，行船甚难。在江边建造张飞庙，或许是为了镇“水妖”。张飞庙门前，有一副云阳籍京官彭聚星所书的楹联，其中，“舟船助顺”四字流露出古人的类似心愿。

既然地处交通要道，如何让张飞庙更加醒目呢？古人在张飞庙面江墙壁上镌刻上“江上风清”，每个大字两

米见方，格外引人注目。这四字也出自彭聚星之手。

肖京说，清末，彭聚星对张飞庙进行“文化包装”，翻刻各地名碑在庙中陈列，使张飞庙逐渐变成“文藻胜地”。张飞庙中珍藏着苏轼《赤壁赋》石刻，不知彭聚星是不是受到“惟江上之清风”一句启发，才挥毫写下“江上风清”，吸引更多人来感受张飞庙挺立江边的美景呢？

长江三峡两岸奇峰陡立、峭壁对峙，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尽的主题。

在云阳的邻县奉节，有一座白帝城。历史上，它是兵家必争之地，亦成为众多英雄与文人墨客的栖息之所。如今，游人踏上338米长的廊桥，走进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可饱览白帝城大门、武侯祠、明良殿等建筑的魅力，以及建筑承载的厚重的三国文化。

其中，武侯祠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祠中，对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十分醒目。杜甫十分崇敬诸葛亮，这副对联就摘自杜甫的《咏怀古迹》。建筑和诗歌、楹联文化完美融合，在景区内随处可见，带给游客多重审美享受。

希望之江

谱写品质生活的壮美篇章

一条大江，孕育无限美好与希望，为人们的品质生活增色不少。

冬日暖阳中，彭氏宗祠门前一派忙碌，工人们正修整路面，一个漂亮的坝子已具雏形。

这座宗祠位于云阳县凤鸣镇黎明村，距长江直线距离7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阳博物馆馆长王小华说，宗祠已修缮完成，外围环境整治、内部展陈也在进行，“通过修缮建筑和挖掘、提炼建筑蕴含的价值，必将重塑村落、重拾乡愁。”

建筑，是活着的历史，也是可以触摸的历史记忆。在重庆城市更新、乡村振兴进程中，像彭氏宗祠这样逐渐“苏醒”的建筑还有很多——

在重庆母亲城中半岛，山城巷、十八梯等品味山城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已然重焕新生。身临其境，听一场分享会、喝一杯大碗茶、看一场艺术展，让历史与现实完美邂逅；

在山水浑然一体的南岸区南滨路，历史文化遗迹串点成线，法国水师

兵营、安达森洋行、立德乐洋行等“洋气”的文物建筑也活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为咖啡厅、多元文化空间、遗址公园等，“山水城市客厅”的魅力扑面而来；

在红色沃土綦江，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红军桥和中共綦江支部旧址、王良故居等革命文物建筑得到合理利用，吸引人们在建筑中重温初心使命，感悟英烈“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顽强意志。

值得期待的事还有很多。“十四

五”期间，重庆将结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重庆院子”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示范项目，重点加强丰都小官山古建筑群、云阳张飞庙、石柱湾底谭氏民居等价值高、基础好、代表性强的古建筑进行活化利用，助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为市民呈现一批传承文化根脉、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空间。



从东水门长江大桥人行道视角眺望湖广会馆，连绵不断的封火山墙依山势而下，蔚为壮观。



彭氏宗祠入口。本组图片由赵迎昭 摄/视觉重庆

【文艺评论】

《只此青绿》为何会成为“爆款”

□瞿庭涓

从来没有想过，一部没有一句台词的舞台剧会成为重庆演出市场的“爆款”：原定的两场演出火速售罄，紧急加演一场，演出票又在8小时内售罄。因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施光南大剧院在2022年年初迎来高光时刻。

重庆人对这部剧的两位导演并不陌生。被称为“中国舞坛双子座”的周莉亚、韩真之前联手执导过重庆市歌舞团的民族舞剧《杜甫》。

《只此青绿》的创作发端于韩真。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时，韩真就是其中一名观者，她当场深受触动。后经过近一年半的精心筹备，五个月的艰苦编排，2021年，由周莉亚、韩真二人共同执导的《只此青绿》与观众见面。

熟悉两位导演作品的观众会觉得，从《沙湾往事》到《杜甫》《花木兰》《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到《只此青绿》，她们一贯娴熟的编排手法和周全的表现方式。只是这一次，她们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进行得更彻底。

舞剧《只此青绿》选择了与中国画审美一脉相承的“弱叙事、强意象”的表达形式。它的主线很简单，讲的是当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作为“展卷人”在研究《千里江山图》时，与18岁的天才画家王希孟互动的过程。

与西方戏剧不断用冲突推进剧情发展不一样，《只此青绿》通过“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等篇章，以片段式的表现、大量的留白，用“展卷人”的设置达到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目的，营造出舞剧整体丰富的模样。观看过程中，观者的呼吸不会急促，就像看一幅国画长卷缓缓展开，可能会被创作者在某一处或连续多处重重敲击，但更多的

时候会在绵密悠长的节奏当中，听风看雨观山河。

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创作，“守正”是核心要义。《只此青绿》主创团队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后，将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拆解为两层，第一层是画家王希孟，第二层是支撑这幅画作的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制墨人。

他们邀请故宫博物院专家以及国画颜料、徽墨、宣笔、双林绫绢织造等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担任顾问，对传统技艺的舞台呈现一点一点细抠，确保每一个手法、规矩在融入舞蹈动作时还能看出是宋人的习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向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默默奉献的手工艺人和守护者致敬。这，是导演对“正”的坚守。

对舞台的极致苛刻可以从《习笔》篇章中唱词女子的打扮中看出，女子所穿的衣服、戴的头饰几乎都是宋代古画的复刻。这，是服装造型设计师对“正”的坚守。

王希孟的饰演者为了体验角色，专门请央美专研青绿山水画的博士生教画《千里江山图》，在作画过程中一遍遍入戏，有时甚至哭到不能自己。这，是演员对“正”的坚守。

《只此青绿》的“创新”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色和哲学思辨的。它的舞台呈现出“天旋三圈，地转四圈，上下左右皆可以移动”的全新舞美效果，上部巧妙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画卷的“展卷”过程，下部则呈现出“相遇”的主题。整个舞台设计、舞蹈编排中遵循了虚实相间的规则：展卷人是实的，“无字无款”的王希孟是虚的；所有劳动者是实的，女子“青绿”是虚的……

全场最让人惊艳的是将《千里江山图》里的一众山峦，化身女子“青绿”，根

据山形山貌摆出了如静待、望月、垂思、独步、险峰、卧石等的造型动作，让人感受到画作中山石轮廓的硬朗感。

《只此青绿》将充沛的感情融入作品当中，所以能深深地打动观众。在看剧的最后30分钟，能明显听到周围有啜泣声——但在这之前，可能没有人想到，一部一句台词都没有、一个唱段都没有的舞台剧能如此打动人心。

全剧还原了王希孟人生历程，有18岁少年唱丝听雨的青春可爱，有“数以画献，未甚工”的挫败与坚韧，有画作终成的落泪狂喜……有学美术的学生说“快哭瞎了”，所有场景都感同身受；有青年舞蹈家认为：“最打动人的，是最后希孟对展卷人深深的一躬，这何尝不是我们应该给希孟的一躬。”我还看到了外国友人对“青绿”高耸入云的宋代发髻的好奇、对“青绿腰”的惊叹，还有对群舞中“雕塑般”定位的赞美……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对世界的影响。

今日的《只此青绿》更体现出一种包容和从容。而青绿之色在中国画作中的嬗变亦体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青色、绿色在儒家传统的色彩观中被视为“间色”“贱色”，但随着敦煌壁画受佛陀艺术影响大量使用青绿色后，中原传统绘画开始了新的色彩感知。到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把青绿山水发展得更加完善，李昭道画于川渝地区的《明皇幸蜀图》就是画法更为细致的青绿山水图，这也影响到了《千里江山图》的诞生。

《只此青绿》自觉地吸收、接纳、借鉴传统舞剧的有益成分，并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使之转化为新的文化活力，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汪涵

梁平的个性，在于一个“平”。打小知道“开县举子云阳盐，梁山坝子新宁田，万县锅儿双沿沿”。在万县的最后30分钟，能明显听到周围有啜泣声——但在这之前，可能没有人想到，一部一句台词都没有、一个唱段都没有的舞台剧能如此打动人心。

梁平平得名名副其实。巴渝第一大平坝——梁山坝子方圆1000余平方公里。置身偌大的坝子，让人能分明地感受到天高地迥，时光流变。初晨梦醒，清风拂面，明月入怀，有许多细腻的声音窸窣而来：仿佛青石板驿路上的沓沓马蹄，仿佛西南祖庭里的声声木鱼，仿佛佛手田畴的打号子，仿佛百里竹海的穿林打叶，仿佛双桂湖畔的啾啾细语。过去与现在，当下与未来，全都融汇交错在这些咏叹调里。

梁山坝子中的一块坝子，曾与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战时期，中、美、苏联合空军部队战机集中入驻梁山机场，与敌展开殊死搏斗，立下赫赫战功。因是援华苏联空军驻扎地，让人自然想到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他长眠在万州西山公园，一对母子，接力为他守陵。因是飞虎队将军之墓，自然让人想到陈纳德。2018年初，我在外学习，车过华盛顿，来自北京的一位纽约客(在纽约工作的北京人——编者注)突然指着车窗外，说那里是陈纳德墓。纽约客解释，他曾陪同一位中国人，专程前往寻找此墓，见到墓碑正面是英文，背面用中文书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公墓中唯一的中国字。后来，他们对墓鞠躬，恭恭敬敬行了三个礼。

我无法确定，于是现场请教了

梁平的胎记

梁平当地专家，他也不能确定，当年的库里申科和陈纳德，是否在梁山逗留，是否在某个假日，或是某次任务之后，惬意地坐在梁山的街巷，吃得兴起，大声吆喝：“老板，再来一份土豆泥。”他们的许多行动，至今都是秘密，包括当年飞虎队及苏联空军飞行大队的人员名单。

然而如上述中国人，如今所在梁山博物馆，无不昭示：“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梁平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历史遗迹富集之地，除开抗战风云和战地沧桑，还涵养了许多历史名人、传统文化。当地人说来知德，是继孔子后用象数结合义理注释《易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惟独学者。说杨利伟，是梁平孕育过的“中国太空第一人”。说邓平寿，是“新形势下基层干部的杰出典型、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楷模”。说非遗，列入国家级的就有一长串：梁山灯戏、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狮子锣鼓、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

梁平的非遇，大多数来自既种庄稼又搞创作的农人，题材无非山乡风情、田园牧歌、家庭趣事、民间轶闻，主人公无非村姑、农夫、樵夫……庄稼人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告诉你，现代文明走得越远，便越多的人只能到乡土中去寻根。只要父辈们还在那片土地上播种、收获，乡土世界就是我们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

“爹妈生我人一个，一个脑壳两个脚。两只脚儿闲游逛，游游逛逛骗吃喝……”这是梁山灯戏里的一段。戏谑、自嘲、幽默。在乡音里，这一段是合辙押韵的，所以很想听到一次这种纯正的乡音。到达猎神村的时候，我便努力寻找。然而，猎

神村却以另外一种声音示人。

猎神村地处梁山百里竹海的核心区域。东望是竹，西望是竹，南望是竹，北望是竹。竹子漫山遍野，满目苍翠，涌上心头的，也全都是竹。当那群美女围着一个地洞叽叽喳喳，而终于忍不住风情万种留影连连的时候，我们读懂了猎神村的前世今生。

那个地洞，是一个幽深的矿洞。沿着洞口走进时光深处，你能触摸到猎神村的过去：社社开矿，人人采矿，山山面目全非，个个灰头土脸。站在洞外，你能嗅到猎神村的现在：在“两山论”的实践路径中，矿山停采，洞口被包装成了取景地，旁边的小洋房叫矿山遗址咖啡，举目四望是百里竹海。

像猎神村的竹子一样，梁平的一些植物，注定会成为传说，甚至被穿凿附会，成为神话。据说，梁平的贝叶经失窃后，原本成对的金桂银桂树中，金桂一夜凋零。来年秋天，银桂树开花，神奇地开出半树金花，半树银花。再后来，植物专家与僧人一道，千般尝试，想尽办法，才在老金桂的位置，成功植活一株新金桂。

这个传言，有人认为是玄化，有人认为是自然现象。无须考证，我情愿相信是真的。在神奇的土地上，自然会发生许多神奇的事情。大地上的禽兽草木，以至一滴晨露，一粒微尘，它们自有自己的基因，自有自己的理由，自有自己的秩序。

坝子，让梁平走进历史烟云里。调子，让梁平走进精神家园里。洞子，让梁平走进时代洪流里。树子，让梁平走进宇宙无穷里。它们是梁平的胎记。